锦城访马识途

⊙ 张隆溪

今年8月暑假到成都，约好去拜见了百岁老人、作家马识途先生。马老为四川忠县人，1915年1月生于一个书香门第之家，已近一百高寿。他的人生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，又雅善文辞，著有《清江壮歌》、《沧桑百年》等长篇小说，与巴金、张秀熟、沙汀、艾芜交善，有"蜀中五老"之称。数年前有一部电影《让子弹飞》很受观众喜爱，由姜文导演，周润发、姜文、葛优、刘嘉玲等主演，就是根据马老《夜谭十记》中一个故事《盗官记》改编而成。这个故事描绘民国初年官场买爵贩官之腐败，同时也写地头蛇之豪强霸道，草莽英雄之江湖义气，故事情节滑稽突兀、匪夷所思，新奇而幽默，极富喜剧色彩，很能见出马老文笔的风格特点。

马老壮年时，正值日寇侵华，神州大地满目疮痍。作为一个满腔热血的爱国青年，他在193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并一直做地下工作。1941年，他在昆明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，1945年毕业，同时也一直担任地下工作要职，曾任中共川康特委副书记。1949年后，曾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、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、四川省文联主席、四川省作协主席、中国作协顾问等职。虽然马老是中共老党员，曾冒着生命危险引领地下工作，但作为一个喜好文学、性格倔强、有独立见解和思想的知识分子，他在建国之后的"仕途"却并不坦荡，他不仅没有受重用，而且被目为右倾，尤其在"文革"十年，不仅遭受红卫兵批斗，而且锒铛入狱，备受摧残。这些经历在他心中形成的郁闷和哀怨发而为诗，在马老的旧体诗词中，成为极深切感人的篇章。

我有缘与马老结识，是三十多年前"文革"刚刚结束之后。那时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生物研究所制造了一种新药，需要把说明书翻译成英文，他们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译者，最后因为一个偶然的机缘，经朋友介绍，由我把这说明书译成了英文。生物所几经周折，终于在"文革"结束的1977年，把我从成都市汽车运输公司修理队一个工人，转调至科分院生物所做科技翻译。那时马识途先生正好担任科分院副院长，我虽然在生物所做科技翻译工作，自己的兴趣爱好



作者与马识途在一起

却在文学，于是完全出于自己兴趣，我利用业余时间，翻译了法国历史家泰纳（Hippolyte Taine）名著《英国文学史》论莎士比亚的一章，手写在一个笔记本上。在生物所，我和马识途先生的儿子马建生是同事，也是好友，建生把我的译文拿去，让他父亲读过，马老颇为赞赏。

恰好那时发生了改革开放之初极为重要的一件大事，那就是在“文革”中停滞了十年的教育得到新生，中国的大学重新开始通过高考招生。我作为中学毕业生，可以参加本科生考试，但我觉得自己已经丧失了整整十年的光阴，而且对自己当时的英文水平也很有自信，于是决定以“同等学历”直接参加研究生考试。我先报考了四川大学，可是那年川大招收的研究生专攻英语语法和教学，我并不感兴趣，而我看到只有北京大学西语系招收英美文学研究生。但以我中学毕业的背景，直接跳过大学本科考研究生已非寻常，还要报考中国最有名望的北京大学，实在使我犹豫不决。这时马识途先生告诉我说，他当年在西南联大读书时认识的朋友，有几位就在北大任教。他答应把我用英文写的论文寄到北大去，请他们看看我够不够资格考北大。我因为一直喜爱中国古典诗词，也读过一点外国人翻译的唐诗，当时灵机一动，就用英文写了一篇文章，专论外国人翻译李白、杜甫诗的错误。我用打字机把文章打印出来，交给马老，由他寄给他在北大的朋友。

一段时间过去，一直没有音讯，我以为这篇文章如石沉大海，不会有什么人去理会了，我也就按照川大指定的参考书，准备参加川大的研究生考试。可是就在报名期就要结束之前几天，突然收到北大历史系许师谦教授发来的电报，上面赫然是“改考北大”四个字。我正在犹疑间，又收到许教授写来的信，信上说，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，许先生曾经听过李赋宁教授的课，算是李先生的学生，1952年院系调整后，许先生在北大历史系任教，成为李先生的同事。但他们平时在北大校园里见面，李先生也不过点头寒暄而已，从未到许先生家里去过。许师谦正是马老在西南联大读书时的好友，他这次收到马老寄去我那篇文章，就交到北大西语系，后来转到西语系主任李赋宁教授手里。许先生说，李先生看过我的文章之后，在几十年里第一次亲自到他家，对许先生说，“让这个四川的学生考北大！”我读完信后，十分欣喜，立即到报名处去改报北大。后来在成都参加初试，又到北大参加复试，最后以总分第一名成绩考入“文革”后西语系第一届研究生，1978年到北大学习了三年，毕业后又留校工作了两年。那的确是我生命中一个重大的转折点，而当年能成功考北大的研究生，实在要感谢马老，感谢许师谦教授，感谢李赋宁教授，感谢当年曾经爱护、赏识并帮助过我所有的前辈和朋友们。他们的关爱我铭感于心，永世不忘！

我在北大西语系留校任教两年后，1983年获哈佛燕京奖学金，到哈佛比较文学系继续学习，1989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去加州大学任教十年。由于我长期在国外，与国内联系较少，直到1998年到香港城市大学工作后，才逐渐与国内学界恢复了联系。但很多年里，我与马老却没有见面。虽然我心中一直感激他对我的赏识，更感激他当年帮助我与北大取得联系，但因为他是党的高级干部，是科分院领导，我当时不过一个刚刚开始工作的普通翻译，我怕去打搅他，更不愿给人造成攀附的误解。但去年回成都，知道马老早已退休，已是九十九岁高龄，却仍然笔耕不已，便决定去拜望他老人家。我们三十年未见，一见面却亲切如故，谈起往事，仿佛就在昨日。马老一家人都长寿，他有一位兄长已一百多岁，一位弟弟也已九十好几，所以他那时已满九十九岁，却精神矍铄，思想活跃，十分健谈。马老对我说，他许多年来一直关注我，也大概知道我的情形，并且说，以后每次到成都，一定要去看他。谈话间马老送我他的诗集，题为《马识途诗词钞》，为岷峨诗丛第四卷，成都天地出版社2000年版。读到他写得极有

功力的旧体诗，我对马老的生平才有了更多了解，也才知道他在生活中曾经遭受了不少冤屈和挫折，使我深为感动。

如前所述，马老诗集中最感人的，都是他失意受迫害时所作。如《初遇彭德怀于南充》：“彭大将军谁复识，灯前白发老衰翁。为民请命千秋范，立马横刀百代功。皎皎易污随处是，峣峣必折古今同。任他朔北霜风劲，岂撼长城铁甲松？”彭德怀为共和国开国元勋，在朱德之后，于十大元帅中居第二位，并任国防部长。他为人直率豪爽，敢说敢做。1959年“庐山会议”上遭受厄运。1965年被调出北京，流落四川，1966年底“文革”开始后，又被押回北京，屡遭批斗，1974年终于在迫害中病死。毛泽东1935年曾写诗赞颂彭德怀的军事才能，说“谁敢横刀立马？惟我彭大将军！”三十余年后，马老引此语写惨遭迫害的彭德怀，道出世态炎凉、沧桑变化，讽意颇深。“皎皎易污，峣峣必折”，语本《后汉书·黄琼传》而略有变通，说明历代忠贞高洁之士，往往命乖运蹇。

马老有《山中》诗，语气悲凉而又表现出自信：“山中风雨几时休，大树飘零我白头。古庙霜钟沉百感，荒林夜雾凝千愁。屠龙盛事成陈迹，描凤壮怀获罪尤。自古文章经国事，是非功罪待千秋。”以文字和言论获罪，是“文革”中所有知识人的厄运。这时候马老被流放峨眉山中，风雨如晦，木叶尽脱，自顾苍苍白发，不尽感慨万千。第二联化用鲁迅《亥年残秋偶作》诗句：“尘海苍茫沉百感，金风萧瑟走千官，”二诗于世事沉浮之叹，颇可相通。“屠龙盛事”当指过去做地下党工作，艰难惊险，“描凤壮怀”则指从事文学创作，抒写胸襟怀抱，然而前者已为陈迹，后者却成为获罪的缘由。但马老用曹丕《典论·论文》语句：“盖文章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”，抗议“文革”中视文艺为毒草、摧残所有创造力的野蛮行径，并坚信文学自有价值，是非自有公论。

马老有许多诗篇显出他性格之倔强独立。如《书愿》：“顽石生成不补天，自甘沦落大荒间。耻居上苑香千代，愿共山荆臭万年。何畏风波生墨海，敢驱辟雳上毫颠。是非不惧生前论，功罪盖棺待后贤。”此诗开头化用《红楼梦》开篇偈云：“无才可去补苍天，枉入红尘若许年”，就以特立独行、不愿与追求仕途者同流合污的贾宝玉自勉，坦言“自甘沦落”，宁愿不合时宜，如遗“臭万年”之山荆，也耻与“上苑”吃香者为伍。“文革”中红卫兵批斗时，往往狂呼要把被斗者打倒在地，再踏上一只脚，使之遗臭万年。马老反其意而用此语，表现出不屈不挠的精神。下面用鲁迅《亥年残秋偶作》诗句：“曾惊秋肃临天下，敢遣春温上笔端”，表明不惧怕以文字获罪之墨海风波，而敢以万钧笔力谴责奸诈邪恶。至于是非功罪，作者胸襟坦然，只待后辈评说。又如《净水溪行》：“流人殊不惬，晚径独踟蹰。霞散归鸦尽，寒林古木疏。清泉鸣乱石，小瀑泻飞珠。落日山更远，无心得赦书。”这首诗情景交融，写山林溪流之美，凄惋动人，而结句以四川话所谓“山高皇帝远”之意，表现出作者独立自傲的性格。这样的诗还有很多，再录三首。《囚中自嘲》：“亲朋无字一身孤，寂寞檐前数滴珠。半世空磨三尺剑，一生尽误五车书。宁沦穷巷师屠詈，耻向朱门乞唾余。老朽惶惶何为者，驰车竟日在歧途。”《凝眸》：“嶙骨生成自倔强，苦杯细啜当佳酿。文章奉命皆“修正”，“赤匪”翻新变“黑帮”。高帽人夸冲斗汉，黑牌自顾笑荒唐。开心最是凝眸处，几树红梅过狱墙。”诗中谴责“文革”之荒唐，本来是忠诚的党员，“奉命” 写的文章转眼被批评为 “修正”主义，原来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做地下工作，身为“赤匪”，现在共产党当政，自己却成了“黑帮”，时常被斗，头带纸糊的高帽，颈上还挂一块黑牌。但马老毫不屈服，见几树红梅越过狱墙，在严寒风雪中盛开，借以表现自己倔强的精神。《狱中春》：“草绿墙头迟见春，不惭茧足落风尘。曾从虎口惊前梦，愧对丰碑怀故人。‘指示’无穷随俯仰，文章有罪合沉沦。兼天风雪从容

卧，喜共骚人作比邻。”“文革”中国家法规都被打破，由《人民日报》等随时发布“最高指示”指导一切，乱象丛生。末句所谓“骚人”指同囚狱中的作家沙汀和艾芜。

“文革”以“文字狱”开始，除批判吴晗《海瑞罢官》之外，又批邓拓、吴晗、廖沫沙之《燕山夜话》，定为“三家村”反革命集团。在成都，马识途、李亚群、沙汀被诬为四川“三家村”，以马老为“黑掌柜”而获罪入狱。“文革”结束后，马老有《重读邓拓〈燕山夜话〉》诗，读来令人感叹：“《燕山夜话》重新读，我亦三家一小民。岂料杂文兴大狱，无端凡世造天神。跳梁小丑承恩泽，开国元戎坠孽尘。自古文章憎命达，巴山后死哭斯人。”诗中明确批判了“文革”中个人崇拜之造神运动，谴责了投机取巧的跳梁小丑们，最后用杜甫《天末怀李白》诗句：“文章憎命达，魑魅喜人过”，对含冤而死的邓拓表示哀悼之情。马老的诗能打动人，全在有真情实感，再加上古典文学深厚的修养。他有一首论诗诗，可谓夫子自道：“漫道清辞费剪裁，浇完心血待花开。华章有骨直须写，诗赋无情究可哀。沙里藏金淘始出，石中蓄火击方来。芙蓉出水香千古，吟到无声似默雷。”他感人的诗作都有他的真情实感，再加以文字的反复锤炼，而以他一生经历之丰富，尤其“文革”中受许多苦，写出的诗也就特别能引发读者的共鸣。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为其朋友梅圣俞诗集作序，说过这样一段很有名的话：“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，夫岂然哉？”稍后他自己提供了回答：“非诗之能穷人，殆穷者而后工也。”马老的诗作就是欧阳修提出这一原理很好的证明。

与马老久违了三十年之后，去年年底才第一次与他重逢，使我深感早应该去探望他，也更觉得今后只要有机会到成都，一定要去拜见他。在拜望马老当天，我也写了一首七律，表示景仰之情。诗曰：“卅年久别喜重逢，矍铄精神九九翁。物换星移观世变，横眉冷眼看穷通。毫颠敢谴千秋罪，墨海终成百代功。锦里相期谈燕乐，南山仰止岁寒松。”所谓“毫颠”、“墨海”，皆用马老《书愿》诗中语句：“何畏风波生墨海，敢驱辟雳上毫颠。”今年暑假在成都果然拜望了马老，他身体精神都很好，同样关心世事，同样健谈如故，毫无疑问还会更长寿。我看长寿之秘诀，除生就的好基因、好体质之外，还必须有心态之开阔旷达。我就再引马老《秋日登楼自嘲》诗，既为旷达作注，亦为拙文作结：“叶自飘零水自流，登楼无意强言愁。分明人目失途马，何竟自矜孺子牛。不识花言多巧语，误将铁铐作金镏。老而不死斯为贼，却道天凉好个秋。”

我外祖父与商务印书馆

⊙ 沈　宁

母亲曾经对我讲，外祖父陶希圣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做编辑，是 1924 年初的事情。因为特别喜欢读书，所以外祖父总想找个职业，能够与书为伴。在去上海商务之前，他曾有机会到北京修订法律馆做调查员，那也是个有书可读的职业。外祖父喜欢北京，因为他在北京大学